

The Treasury of Chinese New Poems

中国新诗库

四集

Edited By Zhou Liang Pei
Chang 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周良沛 编序
长江文艺出版社

Zhou Liang Pei bian xu • Chang Jiang Wen Yi Chu ban She

鄂新登字05号

中国新诗库(四集)

周良沛 编序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9.5印张 5插页 16269行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 000

ISBN 7—5354—1065—0

I·863 定价：27.80元

出版说明

新诗，转眼已有七十年的历史。

人会老，诗是不会老的，它没有衰老的时候，只有成长、成熟的过程。七十年的光荣，也有七十年的艰难、曲折。七十年的历史毕竟是七十年的新诗作品写就的，不是能够以论代史所能说明的。新诗运动必然要推出它的代表人物，尽管不可能每位诗人都能成为他所属时代的代表，但只要他的作品有一定影响，就总在代表诗的存在着的世界之一角。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，要了解研究新诗，又不能不正视那些存在。路，“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，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。”于是，既有开路先锋，也有来往过客。有大路四通八达，看轨迹而知路之所以有路。历史不会回头，过去的也不会只是过去。它们在过去的某一时空

中现出的特征与殊相，不会在历史江河的流逝中而无踪迹，而是在浪涛中时沉时浮，时隐时现，时扬时抑……文学史可以为它分期划代，分派论艺，然而，诗体本身的发展，又总是前后相关相联，嬗变承递着的。它的光荣和那痛苦的教训，为后来者继往开来，为无数寻找出路的山溪在东流的大江中找到流向。

历史，是无法否定的存在；诗史，是创造发展的历史。对它，予以科学的认识，既是我们的权利，又是我们的义务。

《中国新诗库》，力求是客观的，却不是客观主义的，对在新诗运动中有过不同影响的，不同风格流派的，现在又能搜集选编到作者一定数量作品的诗人，系统地介绍能说明这些诗人创作道路的作品。选出的作品，有可读性，或有研究及资料价值。在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的新诗史前，读者完全可以和应该从系列“五四”后有代表性的新诗作品中读到一部可见，可感，可思，可悟的活的新诗史。

总 目

闻一多卷.....	1
朱 湘卷	125
殷 夫卷	261
胡也频卷	363
徐志摩卷	475
饶孟侃卷	629
刘梦苇卷	701
孙大雨卷	749
邵洵美卷	795
韦丛芜卷	859

闻 一 多 卷

目 录

卷 首.....	周良沛(7)
西 岸	33
李白之死	37
红 烛	46
二月庐	49
诗 人	50
幻中之邂逅	52
贡 臣	53
死	54
宇 宙	56
国 手	57
钟 声	58
初夏一夜底印象	59
孤 雁	61
火 柴	65
玄 思	66
太阳吟	68

烂 果	71
秋深了	72
红 豆	73
渔阳曲	75
爱国的心	83
回来了	84
抱 怨	86
喧 词	87
鸟 语	89
口 供	91
收 回	92
你指着太阳起誓	93
大鼓师	94
也 许	97
末 日	98
死 水	99
春 光.....	101
我要回来.....	102
夜 歌.....	104
静 夜.....	105
一个观念.....	107
发 现.....	108
祈 祷.....	109
一句话.....	111

荒 村	112
天安门	115
洗衣歌	117
闻一多先生的书桌	119
奇 迹	121
教授颂	124

卷首

周良沛

闻一多(1899—1946.7.15)，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镇陈家大岭。名亦多，字友三，号友山，家族排行叫家骅。到北京清华学校上学后，改名多，笔名一多。“一”字是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上去的，后来，他就专用“一多”这个名字。

他，出生于“世望家族，书香门第”。六岁入塾上学，后请先生来家课读。用当时新编的学校教材。1909年入两湖师范附属小学，增补英语、数学。1913年考进北京清华学校(当时尚未改称大学)。喜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古诗词。他爱好剪纸艺术，这与他后来学美术不能没有关系。他看人抬轿、吃饭，都要在一旁剪成剪纸花样。武昌起义的炮声，就是在他身旁响起的，他用自己绘画的才能，画过成套起义的故事，歌唱这场民主革命，在学校满墙贴挂。1916年，《清华周报》发表他的《二月庐漫记》及旧体诗等，开始了他十七岁的少年时的文学生活。“五四”，城内学生因为五月一日由巴黎和会传到北京的消息愈见险恶，遂将北京各校原定七日举行示威游行的计划，提前在四日下午一时到天安门集合，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署交涉，大队被阻，又沿街狂呼，过东长安街到赵家楼一贯奉行卖国政策的曹汝霖宅前，火烧赵家楼。消息传到清华园，这些平日公开和秘密地接触了《新青年》和

《自由录》、《民声》等报刊，从对中国旧有的恶文化的批评，以及对人类一切桎梏要铲除的呼声中之刺激，为之惊醒的清华学子，多为当时“外抗强权，内除国贼”的学生运动而沸腾起来。五日清晨，人们在饭厅门口发现贴上了一张红纸书写的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醒目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同学前来围观。大家相互凝视、猜想、私议：这是谁干的呢？闻一多说：“那是我干的！”学生成立代表团，他任文书。1920年7月，《清华周刊》首次发表了他的新诗《西岸》，从此他也不再写旧体诗。“清华文学社”成立，他为社友。在文学社报告《A Study of Rhythm in Poetry》（诗的音节底研究）。1921年于清华大学毕业，1922年2月和姨表妹高孝贞结婚。7月，赴美，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、珂泉罗拉大学学美术，同时研究文学和戏剧。在“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”中，诗兴大作。并将新旧诗稿抄出寄吴景超和梁实秋，准备每月省下一点美金，自费“用文学社底名义出版”，后来还是想在上海印制，请梁实秋同书局交涉妥了，要哥哥替他“付一半或三分之一”的“印费”，其它的，“我不便向我家里索款，我只好自己省着，再在这里借点，凑成这笔款项。因为经济的关系，所以我从前想加插画的奢望，也成泡影了。”^①而这本“五四”有影响的诗集《红烛》，1923年9月，上海泰东图书局却无须他那么费心地出版了。而且，他赞成创办一种文艺刊物，主张“领袖一种文学之潮流或派别——极端唯美主义”。并拟出了包括鲁迅、郭沫若、林徽因等在内的前四期的作家和作品的目录。并说，“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如鲁迅、周

① 《闻一多全集》卷三第607页，开明书店1948年版。

作人、赵元任、陈西滢或至郭沫若、徐志摩、冰心诸人宜否约其投稿。我甚不愿头数期参入此辈之大名，仿佛我们要借他们的光似的。我们若有创办杂志之胆量，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。且从稿件方面看来，并不十分倚仗外人的辅助。”①在国外，他常想提前归国。看到旧金山的报纸上有因车祸毙命和重伤者竟是自己的熟人，他是从“这两件死底消息令我想到更大的问题——生与死底意义——宇宙底大谜题！景超！我这几天神经错乱，如有所失；他们说我要疯。但是不能因这些大问题以致疯的人，可也真太麻木不仁了啊！”②他请人不要误会“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‘家’。不是！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，中国的草木，中国的鸟兽，中国的屋宇——中国的人。”③他在家书中写道：“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，留居美国之滋味，非笔墨所能形容。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，痛哭流涕，以泄余之积愤。我乃有国之民，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，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？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？总之，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。……”④由此，他也同意“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”(Chin Cultural Nationalism)，也想凑合一个“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”。为机关刊物《大江》，积极投稿支持。由此，思想混乱，错误地将他本心的爱国与共产主义对立起来，有了一些似是而非，观念糊涂之说。

1925年“五四”，他离美归国。暑期过后，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。闻一多任此职，海外的资料说是，他“从新

①②③ 《书信》，见《闻一多全集》卷三第617、602、601页，开明书店1948年版。

④ 《闻一多全集》卷三第653页 开明书店1948年版。

大陆留学回国，在北京认识了徐志摩并借徐的推介”而成的。其实，那时他同徐志摩还没有交往，他从事美术教学，梦想创办一所“北京艺术剧院”，他能编能演能导，能搞美术设计，在归国后看到他知道的那些“国家主义”者一伙先后堕落成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，他多想在舞台上施展他的抱负，以其“纯”的艺术保持他的洁身自好。由此，也才有了与徐志摩相投之处。

徐志摩写诗并不比闻一多早，但那时名气已很大了。《晨报副刊·诗镌》1926年春由徐志摩主编，4月1日创刊。当时，要徐志摩主编，也就是要他的名。用闻一多的话说，“《诗镌》重要分子当数朱、饶、杨、刘”^①，“朱”为朱湘，“饶”为饶孟侃，“杨”为杨子惠，“刘”为刘梦苇。《诗镌》也是徐志摩对“新月社”俱乐部失去兴趣，与另一些诗友新的结合，也是诗人既喜欢热闹要投入，又逐渐想对“新月社”那复杂的、非文学的东西分开，而显出它的文学色彩的开始。《诗刊》1931年创刊的《序语》说道：“前五年载在《北京晨报·副刊》上的十一期《诗镌》”，“我们得认为是现在这份的前身”。陈梦家1931年编选的《新月诗选》，也是从《诗镌》选起的。因此，也可以从它起，将“新月派”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看。叶公超在台湾说闻一多一开始就是他“新月社”俱乐部的成员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那时闻一多还在美国。但是，从《诗镌》开始，说他是“新月诗人”，也只是约定俗成的说法。他还是在“清华文学社”时，就说过：“我们是以兴趣结合的团体，不是以主张结合的团体。现在我们偏要以一种主张现于社会之前，将来

① 《书信》，见《闻一多全集》卷三625页，开明书店1948年版。

若有人要庇荫于此发表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言论，我们既无法亦不当禁止；那时该怎样难为情呢？”^①不想，他的《诗的格律》等诗观，人家“偏要”以它认作“新月”的“一种主张现于社会之前”。徐志摩说：“一多不仅是诗人，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。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《死水》的作者的影响。”^②如果依照朱自清将“新月”划为“格律诗派”的说法，那么，闻一多的诗观就是“新月”的理论支柱了。

可是，那两年，创办不久的艺术专科学校，校方吞没公款，教学与生活无人过问，对闻一多这么正直的教授，流长蜚短。见一块艺术园地糟踏成这样，不到暑假，他就辞职离去。在那军阀混战的年月，群众起来示威了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里一群卖国贼的行径。纪念“三·一八惨案”，他发于《诗镌》创刊号的《文艺与爱国》中道：“……我觉得诸志士们3月18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，而且是伟大的诗。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，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；若得着死难者热情的全部，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‘杀身成仁’了。”这位曾经自以为那“国家主义”也是为他爱国之“主义”的诗人，终于看到人民的国家，国家的人民！

1927年的大革命，是使他惊喜，比“五卅”时期规模更大的爱国运动。他赶回故乡，在武汉北伐革命军政治部任艺术股股长。大革命的失败，困在故乡为个人出路发愁的闻一多，就被徐志摩办起的《新月》杂志、“新月书店”拉去，悄悄顺流

① 《闻一多全集》卷三第603页，开明书店1948年版。

② 徐志摩：《猛虎集·序文》，新月书店1931年8月版。

东下到了上海。同年秋后，去南京，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。而且还写信给饶孟侃：“今后你还宜多写诗和努力教书，最好一有机会便离开上海。”

1928年1月，他那本在新诗运动中颇有影响的诗集《死水》，由“新月书店”出版了。作为诗人的闻一多，在出版了他的《红烛》、《死水》后，已经绝少有新诗创作。但是，作为民主斗士的闻一多，这时还在埋头讲授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唐诗》、《乐府研究》等，在课堂放声道：“痛——饮——酒——熟——读——离——骚——方得为真——名——士！”这，还是由诗到诗。他1933年9月29日给饶孟侃的信道：“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——不能适应环境。因为这样，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，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。在这向内走的路上，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，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一内向的路上，很有发展的希望。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内向的路走通了，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，是福而非祸。”祸兮，福兮，“不能适应环境”，是诗之过？是诗人之过？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他渴望国难当头之际，能对祖国有所贡献。他带领学生徒步下云南，看到沿途人民处于水火之中。有消极抗战者，对前方流血，负伤难行的伤兵却放手虐打；有抽去的“壮丁”，还没拿起枪，已虚弱得一个一个地倒在上军营的路上。他蓄髯明志，发誓抗战不胜，决不剃去。1938年临时大学改为“西南联合大学”。他仍然谓之“向内”，广泛研究中国文化遗产，考索赅博，材料翔实，立说新颖。《楚辞校补》（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，1942）是他十年研究的结晶，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。又译《九歌》成白话歌剧，请音乐家赵沅制曲。还有《唐诗杂论》、《神话与诗》、《管子集校》等，硕